

後漢書

三八



後漢書志第十五

五行三

劉昭

注補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雹

冬雷

山鳴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虛危為宗廟

廢

祭祀

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

逆天時

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玄枵

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卯郊譏運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

也則水不潤下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

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漑者也無故源流竭絕謂水
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

失其性而為災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破壞名

多大水五穀不成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曰君

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安國厥咎急

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

鄭玄曰君臣不謀則急矣易傳曰誅罰厥罰恒寒

絕理不云下也顓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恒寒

鄭玄曰聽氣失故常寒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

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極貧

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

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閑

時則有魚孽鄭玄曰

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

沔水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

也

月令章句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來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雒水

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爲水泝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嘗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今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曰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

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誦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
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
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管利之家野澤無兼
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靡之痛脅以
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即往
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皆
以永享康寧之福無休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
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
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所以消散其口
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淵聖公乃
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革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
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衽席之意傲幸之望曼延無
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
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
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合
得復昌熾從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溢溢災壤
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從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
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用害故曰樂也而猥

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小
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謝承書曰陳宣子與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
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
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
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
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住立
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況朝廷中
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
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
疾行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
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
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
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爲河堤謁者以病免
卒於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

穀梁

傳曰高下有
水災曰大水

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

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遏有德

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巳水則地生蟲歸

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

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

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郵
曰陰盛臣逆

民悲情發則
水出河決也

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

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醜虐

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

東觀

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
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

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

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

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

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
帝時策問陰陽不

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高對曰天有
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子惠布施寬

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爲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

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

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素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

洧水盛長泛
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

水競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
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
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
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
人謝沈書曰死識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
者以千數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治疾賢者依
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
涌水爲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
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

雨歲乃豐稔則三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京師及四

年大水臣昭案本紀云三郡五年大水臣昭案本紀郡國八六年

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

辜延及親戚是時鄧太后猶專政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

襄城臨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

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

涉蘇於何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

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言免大

尉楊震廢皇太子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隸二州大水傷禾稼楊

厚傳永和元年夏雒陽暴水殺十餘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

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后專政春秋漢含孳曰九卿阿黨

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澹地動土涌

御名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

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

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壤容水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

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

長逆流

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爲見異衆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絕

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永壽元年

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

臣昭案本紀又

南陽大水

是時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

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

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

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
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
漢嗣即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
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

袁山松書曰
禱于龍塚

五

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袁山松
書曰是

河東水
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

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

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

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

天下大亂

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七年七月大水沛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

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素山松書曰明年禪

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

中冰厚尺餘

表山松書曰是時羣賊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

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表山松書曰時帝流

遷失政養奮對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

子

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

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駟房任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傳陰精凝而見滅易識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易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是

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

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

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雹蝗易緯曰夏雹者治道煩苛繇役急促教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爲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

三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劉向以爲雹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

杯及雞子殺六畜

古今注曰樂安雹如杆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

作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

雞子傷稼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昭目

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目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

三年雨雹大如雞子

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雨雹六年郡國

十二雨雹

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東雨雹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表山松曰

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

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隱之民間是歲宮

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爲君帝兄有

疾封爲平原王卒皆夭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七年遼東

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

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未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記石以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

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爲長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頽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鎖色黑始下時

雷聲如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

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貲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雋雷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

雷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

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

郡國五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建光元年十
月郡國七冬雷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
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
王聖及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
不親萬機從容寬仁任臣下

古今注曰順帝
永和四年四月

戊午雷震擊高廟
世祖廟外槐樹

淵聖
御名

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

先是梁太后聽兄翼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中平四

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

鳴如牛响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醴陵

縣殺略吏民

干寶曰論語摘輔像曰山亡崩川開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衡夷庶桀

合兵王作時天下尚亂豪桀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衆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爲爪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尚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逐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

共參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爲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

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

並薨

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爲徵寧

獨二王之妖也

和帝永元四年蝗

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爲災古

今注曰建武二十二年三月京師郡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

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
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平十五年蝗
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宮表云八
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

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
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
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

征距連十餘年

識曰主失禮煩苛則
旱之魚螺變爲蝗蟲

五年夏九州蝗

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
民用天地之性人爲貴今蝗蟲

四起此爲國多邪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
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

侯試明經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此消災也

四十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二年夏郡國二十

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

朔方用衆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

沙南用衆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

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權作虐

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禍也養奮

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

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

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

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
不足殷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
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
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
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
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
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

禮西園以爲府

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
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

損承安居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
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志第十五

後漢書志第十六

五行四

劉昭

淫補

地震

山崩

地陷

大風拔樹

螟

牛疫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
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
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
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眚夜之妖時則
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

則有黃青黃祥惟金水木火沴土華孽劉
歆傳爲羸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
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
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
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
遂爲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春秋漢舍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
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
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
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
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
韃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
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

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
二人始並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
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
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
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
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
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

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壞敗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云破壞鄧

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官者中常侍江
京樊豐等皆得用權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
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
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
帝旣崩閹太后攝政弟兄閹顯等並用事

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
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
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
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
宋娥爲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

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

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龔以
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
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
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
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冲爲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冢尚書藥巴諫事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爲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

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
翼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翼猶秉政
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
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
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並使用事
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
色立以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官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
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
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
方大名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
勝強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
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地也
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
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
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

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六年六月壬辰豫章負谿原山崩各六十

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民吏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雋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閭太后攝政其

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閹后兄弟明年閹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爲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事上帝示象以誠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逵遽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

井湓壞寺屋殺人時梁太后攝政兄翼枉
殺李固杜喬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秦
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翼
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

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

黨泣

工玄反

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

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
常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
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

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瞽瞍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風拔樹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

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

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

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

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
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
黃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
或發蓋百官露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
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

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
征西域置都護戊巳校尉固等適還而西
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巳校尉關寵於是大
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
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
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
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
厥咎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

非時興故也

後漢書志第十六

後漢書志第十七

五行五

劉昭

注補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病

人化

死復生

疫

投蜺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

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勅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是不能立

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

辰在地為人君厥各眊尚書大傳作稽鄭玄曰稽與思心之各同耳故傳曰

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厥罰恒陰鄭玄曰王

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厥極弱鄭玄曰天為剛德剛氣失故

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勸也時則有射妖鄭

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

心射其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

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俯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者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

食闕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太公六韜曰人主好武事兵革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

皇

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爲文

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

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郎顗上書云正月以來

陰闇連日久陰不雨亂氣也得賢不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

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

弓箭以射近射妖也

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

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俟劾曰丞相邴吉以爲道路死傷旣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大體令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況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旣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

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
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
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
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
公恬然謂非己詩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
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鈐
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
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其後車騎

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

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

雒陽宮室內人燒盡

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應也此其

象也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

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聽讒免太尉楊震
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爲太子信讒廢
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
以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
濮陽

桓帝

干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
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

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誅也乃棄官遁
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兵京師

也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

龍死長可數十丈

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文

襄楷以爲夫

龍者爲帝王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
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
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

臣昭曰夫

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強之畜易沉大
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占
殊其例斯衆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
三主年踰五十此爲迂闊將恐非徵矣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
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爲走卒戲語不可
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
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

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爲美故言時史以書
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
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
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

靈帝委任官者王室微弱

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竇氏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敦煌實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

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

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京房易傳曰上亡天

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

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

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鬪殺人
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
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

婦

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
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亘地之水也

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
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
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
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不

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官無所厝心夫以官房之
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
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
嬖賢之意夫敢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

中有黃人形容頽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

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汗處

臆緒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侮必是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

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

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

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

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

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曰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栢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

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

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

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

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

中黃門寺不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釁廢帝殺后百官揔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

而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教我爲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

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

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遊之徵至後宮而謹呼終亦

禍廢
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

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

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

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

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黿有愧潛躍首從戴釵卑弱未盡後帝者三不專權極天

德雖謝蜀猶傍續推
求斯異女為曉著矣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
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
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
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
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

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干寶搜神記
曰武陵充縣

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巳十四日娥比
含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

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爲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刘伯文爲相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旣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歛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荅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勅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冢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

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曰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且走居民間無正佳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羣上言哀

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

大瘡也大瘡者何病也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爲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

多病死上并猥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懷災思在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管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

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優遣大臣
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
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
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
災乃其理也又聞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
神道陛下至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
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
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
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
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臣
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
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

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
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

病溫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

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強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

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
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
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
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
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
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
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

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

變不空生占不

空言

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

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
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
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

先是立皇后何

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

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

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

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

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

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

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
黜比是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宮省外延海
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袁山松書曰
是年七月虹

畫見御坐玉堂後殿
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志第十七

後漢書志第十八

五行六

劉昭

注補

日蝕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非其月

光武帝

古今注曰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即更始三年

建武二年

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

杜預曰曆家之說謂

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蝕蝕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蝕爲文闕於所不見春秋

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昭案春秋緯六旬之蝕各以甲子爲說此偏舉一隅未爲通證故於事驗不盡相符今依日例注以廣其候耳京房占曰北夷侵忠臣有謀後大水在東方

日蝕說

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虧爲陰所乘故蝕蝕者陽不克也其候雜說漢

書五行志著之必矣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

日而

儒說諸侯專權則其應多在日所宿

之國

春秋漢含孳曰臣子謀日乃蝕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失射山崩

日蝕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則和爲事是故日蝕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蝕則修德月蝕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諸象

附從則多爲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則咎

害除

孝經鉤命決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

是時世祖初興天下

賊亂未除虛危齊也賊張步擁兵據齊上

遣伏隆諭步許降旋復叛稱王至五年中

乃破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雪殺

草不長數人入宮

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

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作亂其七月發覺

皆伏誅

古今注曰四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蝕之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寅蝕久旱多有徵

京房曰有小旱災

史官不見郡以聞

本紀都尉謂以聞

在尾

八度

朱浮上疏以郡縣數代羣陽騷動所致見浮傳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亥日蝕天人崩鄭

興曰頃年日蝕每多在晦行疾也君亢急臣下促迫

在畢五度畢為邊兵

秋隗囂反侵安定冬盧芳所置朔方雲中

太守各舉郡降

古今注曰九年七月丁酉十一年六月癸丑十二月辛亥並日

有蝕之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丑蝕主疑王

在昴七度昴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田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潜潭巴曰乙未蝕天下多

邪氣鬱鬱蒼蒼京房曰君責衆庶暴害之

在胃九度胃爲廩倉時

諸郡新坐租之後天下憂怖以穀爲言故示象或曰胃供養之官也其十月廢郭皇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爲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

輿鬼爲宗廟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
四廟以祭之有詔廟處所未定且就高廟
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
祖宗之道有關故示象也二十五年三月

戊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申蝕地動搖侵
兵強一曰亡兵弱諸侯爭

在畢十五度畢爲邊兵其冬十月以武谿
蠻夷爲寇害伏波將軍馬援將兵擊之

古今

注曰二十六年二月
戊子日有蝕之盡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
丁巳蝕下

有敗兵

在東壁五度東壁爲文章一名娜訾

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爲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世祖於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日癸酉蝕連

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

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

年示象至此十年後二年宮車晏駕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斗
二十度斗為廟主爵祿儒說十一月甲子
時王日也又為星紀主爵祿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

巴曰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

在氏二度氏為宿宮是時明

帝作北宮

古今注曰四年八月丙寅時加未日有蝕之五年二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師

侯者不覺河南尹郡國三十一上六年六月庚辰晦日有蝕之時雒陽侯者不見

八年十月

古今注曰

壬寅晦日有蝕之既

潛潭

巴曰壬寅蝕天下
苦兵大臣驕橫

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廣陵於

天文屬吳後二年廣陵王荆坐謀反自殺

十三年十月

古今注曰
閏八月

甲辰晦日有蝕之

潛潭

巴曰甲辰蝕
四騎脅大水

在尾十七度

京房占曰王后壽
命絕後有大水

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食之

潛潭巴曰戊
午蝕久旱穀

傷不在柳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

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後二歲宮車

晏駕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在斗二

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

陽不勝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潛潭

巴曰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在東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

十九年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毀者

又別占云

庚辰蝕大旱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未蝕大水

在

翼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

年正月蒼薨

古今注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史官不

見佗官以聞日在氐四度

星占曰天下災期三年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午

蝕父雨旬望

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日在奎八度

京房

占曰三公與諸侯相賊弱其君王天應而日蝕三公失國後旱且水臣昭以為三公宰輔之位即竇憲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主后

死天下諒陰京房占曰婚嫁家欲戮

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

行近車轉在左角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

案本紀庚申幸北官詔捕憲等庚申是二十三日

上免太后兄弟竇憲

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蹙迫自殺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亥蝕子爲雄

在

觜觶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

收斂貪妬之象是歲鄧貴人始入明年三

月陰皇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之後

遂坐廢一曰是將入參參伐爲斬刈明年

七月越騎校尉馮柱捕斬匈奴溫禺犢王

烏居戰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翼八

度荊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在東井二
十二度東井主酒食之宿也婦人之職無
非無儀酒食是議去年冬鄧皇后立有丈
夫之性與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傷
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蝕之
在胃二度胃主廩倉是時鄧太后專政去
年大水傷稼倉廩爲虛

古今注曰三年
三月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正
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鄧
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
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是
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爲寇害西邊諸郡皆
至虛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丙申蝕諸侯相攻京

房占曰君臣暴虐臣下橫恣上下相賊後有地動

在東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戊子蝕宮

室內姪雌必或雄京房占曰妻
欲害夫九族夷滅後有大水

在尾十度尾爲

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閭貴人將
立故示不善將爲繼嗣禍也明年四月遂
立爲后後遂與江京耿寶等共讒太子廢
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在心四度心
爲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蝕之在婁五度
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京

房占曰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盜竊以爲積天子未知日爲之蝕

在奎九度史

官不見七郡以聞奎主武庫兵其十月八

日壬戌武庫火燒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

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懷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

廟不親其歲旱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幾盡地如

昏狀

古今注曰星盡見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

在須

女十一度女主惡之後二歲三月鄧太后

崩

李氏家書司空李郃上書曰陛下祗畏天威懼

天變克己責躬博訪羣下咎皆在臣力小任重
招致咎徵去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夫至尊
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
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日蝕之變既爲尤深地動之
戒搖宮最醜日者陽精君之象也戊者土主任在中
宮午者火德漢之所承地道安靜法當坤陽今乃專
恣搖動宮闕禍在蕭牆之內臣恐宮中必有陰謀其
陽下圖其上造爲逆也災變終不虛生推原二異日
辰行度甚爲較明譬猶指掌宜察官闕之內如有所
疑急摧破其謀無令得成修政恐懼以荅天意十月
辛卯日有蝕之周家所忌乃爲亡徵是時妃后用事
七子朝令戊午之災近相似類宜貶退諸后兄弟羣
從內外之寵求賢良徵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澤及山
海時度遼將軍遵多興師重賦出塞妄攻之事上深
納其言建光元年鄧后崩上收考中人趙任等辭言

地震曰蝕任中官竟有廢之謀卻乃自知其言驗也

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乙酉蝕午

義不明賢人消京房占曰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在張十五度史官

不見酒泉以聞石氏占曰日蝕張王者失禮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食之京房占曰骨肉相賊

後有在氐十五度氐為宿宮宮中宮也時

上聽中常侍江京樊豐及阿母王聖等讒

言廢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

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案焉融集

是蝕融爲許令其四月庚申自縣上書曰伏讀詔書
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
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荅
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
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
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
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
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葦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
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
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此狄其後種羌叛戾焉
栢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諱
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
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栢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動
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
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
不大疚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爲

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
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
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
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殺
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
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
誠不可審擇其人士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
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
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
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
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
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
常孤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
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
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
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

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潛潭

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目欲戮身及戮辱後小旱在翼九度

陽嘉四年閏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亥蝕匿

謀滿王堂京房占曰君目無別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

聞案張衡爲太史令表奏云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目愚以爲可勅北邊須塞郡

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不詳是何年三月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須

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聞明年中常

侍張逵等謀譖皇后父梁商欲作亂推考
逵等伏誅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日蝕
己丑天下唱之

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輿鬼
輿鬼爲宗廟其秋西羌爲寇至三輔陵園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在尾十一度
尾主後宮繼嗣之宮也以爲繼嗣不興之
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在

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是時梁太

后攝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丁卯蝕有旱有兵京

房占曰諸侯欲戮後有裸蟲之殃

在東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

十五年東井主法梁太后又聽兄翼枉殺

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

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

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辛以

自傷後有水

翼主倡樂時上好樂過

阮籍樂論曰桓帝聞琴連

愴傷心倚宸而悲慷慨長息曰
善乎哉爲琴若此一而足矣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在角五
度角鄭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羣起劫殺
長吏泰山於天文屬鄭

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星
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在永元四年
後二歲梁皇后崩翼兄弟被誅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在柳七

度京都宿也

梁冀別傳曰常侍徐璜白言臣
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大

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
分周地今京師是也史官上古去重見輕璜召太史
陳援詰問乃以實對異怨援不為隱諱使人陰求其
短發適上聞上以亡失侯儀不肅有司奏收殺獄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蝕之在營室十三
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鄧皇
后坐酎上送暴室令自殺家屬被誅呂太
后崩時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蝕之

潛潭巳曰辛卯
蝕臣代其主

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
為三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壬子蝕妃

后專恣女謀主

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而

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

盜賊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

巴曰丁未蝕王者崩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右扶風以聞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蝕之梁相以聞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辛酉蝕女謀主公永

上書飲酒無節君臣不別茲邪欲起傳曰酒無節茲謂荒厥異日蝕厥咎亡靈帝好為商估飲於宮人之肆也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蝕之在虛

二度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

蔡邕上書

曰四年正月朔日體微傷羣臣服赤幘赴宮門之中無救乃各罷歸夫有大異隱而不宣求御過是已事之甚者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

永谷

上書賦斂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蝕將有潰叛之變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丙

子晦日有蝕之在箕四度箕為後宮口舌

是月上聽讒廢宋皇后案本傳盧植上書丙子蝕自已過午既蝕之後

雲霧晦曖陳八事以諫蔡邕對問曰詔問踐祚以來災青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雒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上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救之也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庚寅蝕將相誅大水

多死傷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潛潭巴曰壬辰蝕巴河

決海久
霧連陰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其月浹辰宮

車晏駕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在

營室四度

潛潭巴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

是時李傕郭

汜專政

表宏紀曰未蝕八刻太史令王立奏曰日昃過度無有變也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

尚書侯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曰立伺候不明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機焉能無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也弗從於是避

正殿寢兵不

聽事五日

興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庚午蝕後

火燒官兵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癸未蝕仁義不

明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潛潭巴曰己亥蝕小

人用事
君子繫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

凡漢中興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蝕七十
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

貫暈在畢八度

古今注曰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鉤

征南北面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已皆解也

畢為邊兵秋隗

器反侵安定

皇德傳史曰白虹貫下破軍晉分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元年正月

壬申白虹貫日五年七月甲寅夜白虹出乙丑地西北曲入七年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

有白虹貫日。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僑背兩珥。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僑。順帝永建二年正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日，有白虹貫交暈中。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案郎顗傳：陽嘉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又唐檀傳：永建五年，白虹貫日。檀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倍僑，分爲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偏刺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僑如淳曰：蝦蟇謂之虹。雌謂之蜺。向外曰倍，刺曰曰僑。在傍如半鐸。向日曰抱，在傍直對曰珥。孟康曰：僑如僑也。宋均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

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
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 其占曰事

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

丈皆赤如血者數矣

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羣臣以讒術色

赤如炭以急見伐又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
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於無罪不事天地忽於鬼神
時則天雨土風常起日蝕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
兵從外來為賊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
光天下變枯
社稷移亡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

其表

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
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不出三年

必有移民
而去者也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春秋感精符曰
日黑則水淫溢

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

月乃銷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貫日

春秋感精符曰虹
貫日天下悉極文

法大擾百官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
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
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星占曰虹蜺主內姪土精填
星之變易識曰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
覺悟虹
蜺貫日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袁山
松書

曰三年十月丁卯日有重兩倍吳書
載韓馥與袁術書曰凶出於代郡

淵聖

御名 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
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中元
元年十一月甲辰月
中星齒往往出入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

泰山松
書曰興

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
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

贊曰皇極惟建五是剋端罰咎入沴逆亂
浸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炎
以觀

後漢書志第十八

後漢書志第十九

郡國一

劉昭

注補

河南

河內

河東

弘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右司隸

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由至矣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臣昭案志猶有遺闕

今衆書所載不可悉記其春秋土
地通儒所據而未備者皆先列焉
以爲郡國志

本志唯郡縣名爲大書其山川地名悉爲
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採集
凡前志

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

無今有者後所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

治也
帝王世記曰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
皇尚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

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
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

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
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

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龍於辰在子謂之困
敦於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

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
獻於律爲太族斗建在寅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

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闔茂於律爲夾錄
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
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
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
辰在申謂之湑灘於律爲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
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
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
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
大律於律爲林鍾中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
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
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
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爲南呂斗
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
於辰在卯謂之單闕於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
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
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鍾斗建在亥今
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
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百

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
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
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
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
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道左行故太歲右轉
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
千五百星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
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而佗說稱日月
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
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
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定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
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
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
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
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

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歩又使啓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歩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

餘歲天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
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
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嬪之御自
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
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
相并當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
不可勝數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從橫短長之說
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靖有匹馬之
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國縣釜而炊長平之戰血
流漂鹵周之列國唯有燕衛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
以篡亂南面稱王衛雖得存不絕若綫然考蘇張之
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
尚當千餘萬又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
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太半之賦北築長
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
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餘烈
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

定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二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是以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乘其資畜軍征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于孝平六世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三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征

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桀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棠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凡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餘載六代損益備於茲焉臣昭案謚記云春秋時有千二百國未知所出班固云周之始爵五而土三蓋千八百國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

河南尹

秦三川郡高帝更名卅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應劭漢官曰尹正也

府聽事辟諸尹盡贊肇自建武訖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迷事之實後人是不足以勸懼雖春秋采毫毛之善罰纖釐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尤著明也

二十一城

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

百一萬八百二十七

雒陽

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雒陽魏

氏春秋曰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爲圓丘皇覽曰縣東北山萇弘冢縣北芒山道西呂不韋冢

周

時號成周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帝王卅記曰城東

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晉元康地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里

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城東北隅周威烈王冢

有狄泉在城中

左傳僖二十九年盟

于狄泉杜預曰城內太倉西南池水或曰本在城外
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案此水晉時在東官西北帝
王世記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城
中有殷王冢是也又太倉中太冢周景王也

唐聚
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
有上程聚
古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

伯休川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世
有士鄉聚
記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為上程

馮異斬武勃也
有褚氏聚
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宿褚氏杜預曰縣南有褚氏亭
有

榮錡澗
左傳周景王崩于榮錡氏杜預曰鞏縣西
有前亭
杜預曰縣西南

有泉亭即泉戎也
有圉鄉
左傳昭二十二年單氏伐東園杜預曰縣東南有圉鄉又西南

有戎城伊雒之戎
有大解城
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師次于解杜預曰縣西南有大解小

解河南
帝王世記曰城西有郊鄆陌太康畋于有雒之表今河之南才傳有負嶺山
周

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

鄭玄詩譜

曰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宅雒邑使邵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

里南望雒水北至陝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左傳定八年單子伐穀城杜預曰在縣西東城

門名鼎門

帝王世記曰東南門九鼎所從入又曰武王定鼎雒陽西南雒水北鼎中

觀是也

北城門名乾祭

左傳昭二十四年士伯立於乾祭皇覽曰城西南柏

亭西周山上周靈王冢民祠之不絕

又有甘城

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

有蒯

鄉

左傳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晉地道記曰在縣西南有蒯亭

梁故國伯翳

後

有陽人聚史記曰秦滅東周不絕其祀以陽人地

有霍陽山

左傳哀四

年楚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有注城

史記曰魏文侯四十二年敗秦于注博物記曰梁伯

好土功今熒陽有鴻溝水文穎曰於熒陽下引梁多有城

度水有廣武城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也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

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有號亭號

叔國有隴城左傳文三年盟于垂隴有薄亭有敖亭

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有費澤左傳宣十年晉師在敖鄆之閒秦立為敖倉

黨逐魏錡及熒杜卷左傳成十年晉鄭盟脩澤有預曰縣東熒澤也

長城經陽武到密史記蘇秦說襄王曰大有王之地西有長城之界

垣離城或曰古衡雍史記无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者也杜

預曰即是衡雍又今縣所治城有扈城亭左傳莊二十三年盟于扈杜預曰在縣西

北原武

陽武

有武彊城史記曰曹參攻武彊秦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

為盜所驚

中牟

左傳宣元年諸侯救鄭遇于北林杜預曰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

有圃

田澤

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

有清口水

左傳閔一年遇于清杜預

曰縣有清陽亭

有管城

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漢書音義曰故管叔邑

有曲

遇聚

前書曹參破楊熊

有蔡亭

開封

左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

麋杜預曰在縣東北遠疑徐廣曰逢池也

苑陵有棐林

左傳宣元年諸侯會于棐

林杜預曰縣東有林鄉徐齊民北征記曰縣東南有大隧澗鄭莊公所闕又大城東臨澗水水東漆水注

于洧城西臨洧水

有制澤

左傳宣十年諸侯遷於制田杜預曰縣東有制城

有瑣

侯亭

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之師次于瑣杜預曰縣西有瑣侯亭

平陰

穀城

漣水出

博物記曰出潛亭山

有函谷關

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

中容車而已

緱氏

左傳曰呂相絕秦伯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案本紀

縣有百坏山千寶搜神記曰縣有延壽城

有鄔聚

左傳王取鄔劉杜預曰鄔在縣西南

有

輟轅關

瓚曰險道名在縣東南

鞏

鞏伯國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杜預曰縣西

南有湯亭帝王卅記曰湯亭偃師又曰夏太康五弟須于維納在縣東北三十里

有尋谷

水

左傳昭二十三年王師晉師圍鄆中史記曰張儀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縣有尋口

有東訾聚今名訾城

左傳昭二十三年單子取訾杜預曰在縣西南

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

有坎埒聚

左氏周襄王出國人納之坎埒杜預曰在縣東地道

記在南

有黃亭有湟水

左傳昭一十二年王子猛居于皇杜預曰有黃亭在

縣西
有明谿泉
左傳昭二十三年
成宰
史記曰成

北
舉北門名王門左傳破燕師于北制杜預曰北制一
名虎牢亦即此縣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搏虎

而獻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虢是曰虎牢左傳曰鄭
子皮勞晉韓宣子于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

書禹貢至于大岷張揖云成寧縣山又有旃然水
有旋門坂縣西南十里見東京賦曰

左傳襄十八年
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
左傳

楚伐鄭次旃然
曰周襄王鄭共叔所居左傳云謂之京城大叔應
處鄭地汜京劭曰有索亭楚漢戰京索北征記又有

索密
春秋時曰新城傳曰新密僖六年
有大騶

水
諸侯圍新城杜預曰一名密縣
山
山海經曰大騶之山其陰多鐵多美璽有草焉

狀如著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蓂服者不天
有梅山
左傳曰襄十八年楚伐
有陘山
史記魏

年伐楚敗之陘山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杜預遺令
曰山上有冢或曰子產邪東北向新鄭城不忘本也

新城

左傳曰文十七年周敗戎于邲垂杜預曰縣北有垂亭史記秦遷西周公於愚狐徐廣曰

與陽人聚相近在雒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

有高都城

史記蘇代說韓相國以高

都與周者

有廣成聚

有廣成苑

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蠻

中

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鄆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又祭遵獲張滿也

匱師

帝王世記

曰帝嚳所都躬盤庚復南亳是為西亳皇覽曰北有率繇祠又曰有湯亭有湯祠

有尸鄉

帝王世記曰尸鄉在縣西二十里

春秋時曰尸氏

左傳昭二十六年劉人敗子朝

之師于尸氏前書田橫自殺處**新鄭詩鄭國祝融墟**

皇甫謐曰古有

熊國黃帝之所都**平**

河內郡高帝置雒陽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戶十五萬九千

七百七十口八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八

懷有隰城左傳曰王取鄭隰城杜預曰在縣西南傳又曰郤至與周畢鄭田杜預曰縣西

南有鄆河陽左傳曰王與鄭盟杜預曰縣南孟津有湛城軹左傳

人亭曰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有原鄉左傳曰王與鄭杜預曰縣西北地名向上原杜預曰沁水

西北有有湨梁左傳曰襄十六年諸侯會湨梁波有絺城左傳

原城曰王與鄭絺杜預沁水山海經曰沁水出井陘東野王有太

曰在野王縣西南沁水山海經曰其上有金玉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麋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驪逌酈食

行山其說曰杜太行之道韋昭曰在縣北有射犬聚世祖破青犢也有邗城史記

曰紂以文王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溫蘇子所都
曰鄂一作邢武王子封在縣西北

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皇覽曰縣郭東濟水南有號公

冢州 平皋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

臣瓚曰丘名也有李城史記曰邯鄲李同却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徐廣曰即

此山陽邑有雍城杜預曰古雍國在縣西有蔡城蔡叔邑此

猶鄭管城之類乎武德 獲嘉侯國 脩武故南陽

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左傳僖四年晉文公國南陽史記曰白起

攻韓南陽太行道絕之山海經曰太時之山陽樊
清水出焉郭璞曰脩武縣北黑山亦出清水

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杜預曰縣西北有贊城左傳曰定元年魏獻子田

大陸杜預曰有小脩武聚春秋曰甯史記曰高祖得韓信軍小脩武

晉灼曰有隕城左傳隱十一年以隕與鄭共本國淇水出

前志注曰水出北山博物記曰有汎亭凡伯邑汲晉地

道記曰朝歌有鹿腹山紂所都居帝王世記曰紂糟丘酒池肉林在城

西前書注曰南有牧野去縣十七里北有邶國南

有寧鄉史記无忌說魏安僖王曰通韓上黨於共

晉次雍榆杜預曰蕩陰有姜里城韋昭曰姜音西文王所拘

處林慮故隆慮殤帝改有鐵徐廣曰洹水所出蘇秦合諸侯

盟處班叔皮遊居賦亦曰漱余馬乎洹泉嗟西伯於牖城

河東郡

秦置雒陽西北五百里博物記曰有山澤近鹽沃土之民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

冠三世皆衰絕也

二十城戶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

口五十七萬八百三

安邑

帝王世記曰縣西有鳴條陌湯

伐桀戰昆吾亭左傳昆吾與桀同日亡地道記咸山在南

有鐵有鹽池

前志曰池

在縣西南魏都賦注曰在猗氏六十四里楊佺期雜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

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

楊有高粱亭

左傳曰僖九年晉懷公死

高粱杜預曰在縣西南地道記有梁城去縣五十里叔嚮邑也

平陽侯國

左傳曰成

七年諸侯盟馬陵杜預曰衛地也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

有鐵堯都此

晉地道記

臨汾

博物記曰有賈鄉賈伯邑

有董亭

左傳曰晉改蒐于董

杜預曰縣有董亭汾陰傳物記曰古有介山縣西北有狐谷亭郭

璞爾雅注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為瀆蒲坂有雷首

山史記曰趙盾田首山息桑下有餓人祇彌明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又伯夷叔齊隱於

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有沙丘亭左傳曰文十二年秦晉戰河曲

杜預曰在縣南湯伐桀孔安國曰河曲之南大陽有吳山上有虞城

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記曰舜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即此城也皇覽曰

盜跖冢臨河博物記曰傳巖在縣北有下陽城虢邑左傳僖二年虞晉所滅縣東北

三十有茅津左傳曰秦伐晉遂自茅津濟杜預曰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戎有

顛軫坂左傳曰入自顛軫博物記曰在縣鹽池東吳城之北今之吳坂杜預曰在縣東北

解

左傳曰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縣西北有郇城博物記曰有智邑

有桑

泉城

左傳僖二十四年晉文公入桑泉杜預曰在縣西二十里

有曰城

左傳曰晉

文公入取曰襄者也杜預曰在縣東南博物記曰曰季邑縣西北卑耳山縣西南齊桓公西伐所登

有

解城

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內及解梁城

有瑕城

左傳文十二年秦侵晉及

瑕杜預曰猗氏縣東北有瑕城

皮氏有耿鄉

尚書祖乙徙耿左傳閔元年晉滅耿

杜預曰縣東南有耿鄉博物記曰有耿城

有鐵有冀亭

左傳僖二年晉荀息曰冀

為不道杜預曰國在縣東北史記蘇代說燕王曰下南陽封冀

聞喜邑

博物記曰縣治

涑之川史記曰伐韓到乾河郭璞曰縣東北有乾河口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左傳曰僖三十一年晉蒐清

原杜預曰在縣北

本曲沃

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

有

董池陂古董澤

左傳曰改蒐于董董澤之蒲

有稷山亭

縣西

五十里左傳曰宣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

有涑水

左傳呂相絕秦曰伐我涑川

有

洮水

絳邑

縣西有絳邑城杜預曰故絳也

有翼城

左傳隱五年曲沃伐翼杜預曰

沃伐翼杜預曰在縣東八十里

永安故縣

史記曰周穆王封造父趙城徐廣曰在永安博

物記曰有呂鄉呂甥邑也

陽嘉二年更名

杜預曰縣東北有彘城

有

霍大山

爾雅曰西南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左傳曰閔元年晉滅霍杜預曰縣東北有

霍大山山史記曰原過受神人書稱余霍大山山陽侯天吏也又蜚廉於山得石槨仍葬也

河北

詩魏國有韓亭

猗氏

地道記曰左傳文十三年詹嘉處瑕在縣

東垣有王屋山洧水出

史記曰魏武侯二年城王垣博物記曰山在東

狀如
有壺丘亭
左傳襄元年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曰縣東南有壺丘亭

有邵亭
博物記曰縣東九十里有郛邵之阨賈季迎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郛邵
襄

陵
晉地道記曰晉武公曲沃徙此
北屈
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為北傳曰屈產之乘

有駿
有壺口山
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
有采桑津
左傳僖八年晉

敗狄于采桑杜預曰
蒲子
左傳曰晉文公居蒲
濩
縣西南有采桑津

澤侯國有祁城山
前志曰在縣西南
端氏
史記曰趙韓魏分晉

封晉
端氏

弘農郡
武帝置其二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
九城戶四

萬六千八百一十五口十九萬九千一百

一十三

弘農故秦函谷關

左傳曰號公敗戎于桑田杜預

曰在縣東北桑里亭

燭水出

前志出衡山領下谷

有枯樅山

本傳赤眉立盆

子於鄭北古今注曰在此山下

有桃丘聚故桃林

左傳曰守桃林之塞博物

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

有務鄉

赤眉破李松處

有曹陽亭

史記曰章邯殺

周章于曹陽晉灼曰縣東十三里又獻帝東歸敗處曹公改曰好陽

陝

史記曰自陝以西邵公主

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本號仲國

杜預曰號都上陽在縣東有號城

有焦

城

故焦國史記曰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

有陝陌

博物記二

甬

池穀水出

前志曰出穀陽谷

有二嶠

新安澗水出

博物記曰西漢水出新安入雒又有孝水見潘岳西征賦

宜陽

有金門山山竹爲律管

陸

後漢書卷之九
渾西有號略地

左傳僖十五年晉侯賂秦東盡號略杜預曰從河曲南行而東

盡故號

盧氏有熊耳山

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榲浮豪之水出焉西北

流注于雒其中多美玉多人魚

伊水清水出

晉地道記伊東北入雒

湖

故屬京兆

前志有鼎湖

有閬鄉

皇覽曰戾太子南出葬在閬鄉南秦又改

曰寧

華陰故屬京兆

史記曰魏文侯三十六年齊侵陰晉前志曰高帝改

曰華陰呂氏春秋九藪云秦之陽華高誘曰或在華陰西誘又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

是有太華山

左傳晉賂秦南及華山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

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武王放馬牛於桃林墟孔安國曰在華山

東晉地道記

山在縣西南

京兆尹

秦內史武帝改其四縣建武十五年屬雒陽西九百五十里決錄注曰京大也天子

曰兆

十城戶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

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高帝所都

漢舊儀曰長安城方亦十三里經緯各長十五里十二城門九百七十三頃城中皆屬長安今辛氏三秦

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爲城皇覽曰衛思后葬城東南桐松

園今千

鎬在上林苑中

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秦始皇江神反辟曰

爲吾遺

鎬池君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

有

細柳聚

前書周亞夫所屯處

有蘭池

史記曰秦始皇微行夜出逢盜蘭池三秦

記曰始皇引渭水爲長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爲鯨魚二百丈

有曲郵

前書高帝

征黥布張良
送至曲郵

有杜郵

史記曰白起死處三秦記曰長安城西有九峻山西有杜

山杜預曰畢國在西北

霸陵有枳道亭

前書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旁地道記

曰霸水西

有長門亭

前書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立五帝壇

杜陵

杜預

曰古唐杜氏也

鄠在西南

杜預曰在鄠縣東決錄注曰鎬在鄠水東鄠在鎬水西相去二

十五里

鄭

史記殺商君鄭黽池鄭桓公封於此黃圖云下邳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

新

豐有驪山

杜預曰古驪戎三秦記曰始皇墓在山北有故號驪戎

始皇祠不齋戒往即疾風暴雨人理欲上則杳冥失道縣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案關中圖縣南

有新豐原白鹿在霸陵

東有鴻門亭

前書高帝見項羽處孟康曰在縣東七十里舊

大道北下坂口名關中記云

及戲亭

周幽王死處蘇林曰縣東

始皇陵北十餘里有謝聚

南四
千里
有嚴城

藍田出美玉

三秦記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

北流出玉銅鐵石地道記有虎候山

長陵故屬馮翊

蔡邕作樊陵頌云前漢戶

五萬口有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永初元年羌戎作虐至光和領戶不盈四千園陵蕃衛菜盛之供百

役出焉民用匱乏不堪其事

商故屬弘農

帝王世記曰契所封也左傳哀四年

將通於少習杜預曰少習縣東之武關

上雒侯國有冢領山雒水

出故屬弘農

山海經曰雒水出護舉之山案衆記云雒水出熊耳山海經曰雒出

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雒汭

有菟和山

左傳哀四

年楚司馬軍于菟和

有蒼野聚

左傳曰昭四年楚左師軍蒼野杜預曰在縣南

陽

陵故屬馮翊

左馮翊

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雒陽西六百八十八里決錄注曰馮馮也翊明也

十三

城戶三萬七千九十口十四萬五千一百

九十五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

槐里馮翊

高陵池陽

爾雅十藪周有焦獲郭璞曰縣瓠中是也地道記有

巖薛山在北有鬼谷生三所氏案史記鬼谷在潁川陽城與地記不同

雲陽

有荆山帝王世

記曰禹鑄鼎於荆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荆渠也

殺羽永元九年復

頻陽

萬年

帝王世記曰秦獻公都擽陽是也

蓮勺

重泉

臨晉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鄉

古芮國與虞相讓者

有王城

史記曰秦厲恭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即此城也左傳晉陰飴甥與秦伯盟王城杜預

曰後改為武鄉在縣東

邵陽永平二年復 夏陽有梁

山

詩云弈弈梁山在縣西北公羊傳曰河上之山也杜預曰古梁國史記曰本少梁爾雅曰梁山

晉望也

龍門山

書曰導河積石歷龍門太史公遷生龍門韋昭曰在縣北博物記曰有韓

原韓武子采邑

衙

左傳文二年晉敗秦于彭衙皇覽曰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墳高六丈

粟

邑永元九年復

右扶風

秦屬內史武帝分改名決錄曰扶風化也

十五城戶萬七

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槐

里周曰犬丘

又名廢丘周懿王章邯所都

高帝改安

陵

皇覽曰縣西北畢陌秦武王冢

平陵

茂陵

鄠

古扈國

豐

水出

左傳曰康有豐宮之朝杜預曰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

有甘亭

帝王世記

曰在縣南夏啓伐扈大戰于甘又南山有王季冢

郿有郿亭

史記曰封棄於郿徐廣曰

今釐鄉又案王仲傳郿之釐亭爲冤鬼報戮故亭長者也秦是榮縣後省帝王世記曰秦出公徙平陽新論曰郿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武功永平八年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

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

前志在縣東

有斜谷

西征賦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

陳

倉

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

汧

爾雅曰十藪秦

有楊紆郭璞曰在縣西

有吳嶽山

郭璞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

本名

汧汧水出有回城名回中

來歙開道處

渝麋侯

國

雍

左傳邵穆公采邑史記有鴻冢

有鐵

帝王世記曰秦德公徙都

栒

邑有函鄉

鄭玄詩譜曰函者公劉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又有劉邑

美

陽有岐山

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陽之蒐山海經曰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城水出

焉東南流注于江

有周城

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記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

漆

有漆水

山海經曰鞠次之山漆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地道記曰水在

縣西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

有鐵

杜預曰函國在東北帝王世記曰有函亭

杜

陽永和二年復

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書

舊儀曰司隸治所故孝武廟魏志曰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國游楚為太守獻帝起居注曰中平六

後漢書志第十九
年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郡鎮
雍渝麋杜陽陳倉汧五縣也

後漢書志第十九